

沈从文
研究资料



上集

沈从文 研究资料

邵华强 编

目 录

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郁达夫	1
大学与学生	唯 刚	7
沈从文的《鸭子》	徐霞村	11

——未必如此杂记之四

✓论沈从文	吕 慈	15
一个空虚的作者	侍 桁 (韩侍桁)	19

——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

沈从文的《旧梦》	陈子展	25
故事的复制	侍 桁	28

——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

✓读《边城》	汪 伟	34
✓沈从文论	苏雪林	39
读过了《边城》	罗 曼	54
从沈从文斥新文人说到作家的成功	秉 权	57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李同愈	61
《边城》与《八骏图》	刘西渭	64
《从文自传》	毕树棠	71
评《八骏图》	李影心	75
《辰州途中》	叶圣陶	83
沈从文的作品评判	贺玉波	87
谈“差不多”并说到目前文学上的任务	光 寿	130
《废邮存底》	若 愚	141

沈从文的《贵生》	凡 容	144
关于《差不多》	杨 刚	152
关于“差不多”	茅 盾	159
展开文艺领域中反对个人主义斗争		
(节选)	巴 人	163
评《主妇集》	林 茨	167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聂绀弩	175
《昆明冬景》	林 茨	183
沈从文在北平	子 冈	188
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	杨 华	193
斥反动文艺	郭沫若	200
莫辜负了思想自由	《新民报》记者	207
——访问沈从文先生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王 瑶	210
——《中国新文学史稿》节录		
沈从文的创作	田仲济	212
——《中国现代文学史》节录		
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朱光潜	215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	218
——沈从文与我		
生命之火长明	黄苗子	241
<u>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u>	凌 宇	253
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	凌 宇	283
——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		
海外的“沈从文热”	秦 牧	289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刘一友	293
-----------------	-----	-----

——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

不露声色的鞭笞	李恺玲	310
---------------	-----	-----

——从小说《新与旧》窥沈从文的艺术风格

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	王继志	324
------------------------	-----	-----

鲁迅与沈从文	华济时	345
--------------	-----	-----

冲淡又深情	李恺玲	352
-------------	-----	-----

210 ^{95.6} ——从小说《萧萧》谈沈从文的艺术风格

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

重新评价	朱光潜	370
------------	-----	-----

自己走出来的路子	董 易	373
----------------	-----	-----

——试谈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

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	吴立昌	396
------------------	-----	-----

是色情还是爱情	邓丁波	438
---------------	-----	-----

——从沈从文的《雨后》等文谈开去

拉开人与兽的距离	英 武	444
----------------	-----	-----

——试评沈从文先生的《雨后》

《边城》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徐葆煜	449
---------------------	-----	-----

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	董 易	453
-------------------------	-----	-----

怎样评价《边城》	张德林	484
----------------	-----	-----

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异化和人性恶	吴立昌	489
-----------------------	-----	-----

沈从文概论	凌 宇	522
-------------	-----	-----

沈从文《看虹摘星》(节录)	〔台湾〕孙 陵	548
---------------------	---------	-----

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 象征及		
------------------	--	--

对比手法	〔香港〕王润华	551
------------	---------	-----

论沈从文的创作	〔香港〕司马长风	570
——《中国新文学史》节选		
沈从文杂感	〔日本〕官原哲雄	599
沈从文的小说	〔美〕夏志清	608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八章		
与沈从文会见记	〔美〕许芥昱	631
《沈从文评选》(选译)	〔美〕聂华苓	641
沈从文的生活和作品中的		
“乡下人”	〔澳大利亚〕A·J·普林斯	699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选译)	〔美〕金介甫	745
三姐夫沈二哥	〔美〕张充和	897
沈从文年谱简编	邵华强	905
沈从文总书目	邵华强	1013
附录: 沈从文作品英译目录	邵华强	1047
沈从文研究资料目录	邵华强	1055

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郁达夫

今天的风沙实在太大了，中午吃饭之后，我因为还要去教书，所以没有许多工夫和你谈天。我坐在车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飞进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后四点钟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红圈，还没有退尽。恐怕同学们见了要笑我，所以于上课堂之先，我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我今天上你那公寓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现在我想趁着这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功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

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始终没有买成。尤其是使我羞恼的，因为恰逢此刻，我和同学们所读的书里，正有一篇俄国郭哥儿著的嘲弄像我们一类人的小说《外套》。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钱花，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我曾经立过几次对天的深誓，想把这一笔糜费节省下来，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而先事预防，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 H，H 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

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哗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哗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大学毕业生坐汽车，吸大烟，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们都是为新上台的大老经手减价卖职的人，都是有大力枪杆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几个什么长在他们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点说，他们至少也都是会爬乌龟钻狗洞的人，你要有他们那么的后援，或他们那么的乌龟本领，狗本领，那么你就是大学不毕业，何尝不可以吃饭？

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男看护，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

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第一天相持对哭一天，第二天因为哭了伤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巢睡去一天，既可以休养，又可以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亲妹妹，若没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紧紧的挤在一处，以体热互助的结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样；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冻伤，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现在我既没有余钱可以赠你，就把这秘方相传，作个我们两位穷汉，在京华尘土里相遇的纪念罢！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向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

但是我听你说，你的故乡连年兵灾，房屋田产都已毁尽，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来音信不通，并且现在回湖南的火车不开，就是有路费也回去不得，何况没有路费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现在我为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罢！

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自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马上开赴前敌，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况且万一不开往前敌，或虽开往前敌而不打死的时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现在的这种纯洁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现在想进大学读书一样的精神来宣传你的理想，难保你所属的一师一旅，不为你所感化。这是下策的第一个。

第二，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罢！偷到了，不被发觉，那么就可以把这你偷自他，他抢自第三人的，在现在社会里称为赃物，在将来进步了的社会里，当然是要分归你有的东西，拿到当铺——我虽然不能为你介绍职业，但是像这样的当铺却可以为你介绍几家——里去换钱用。万一发觉了呢？也没有什么。第一你坐坐监牢，房钱总可以不付了。第二监狱里

的饭，虽然没有今天中午我请你的那家馆子里的那么好，但是饭钱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司令，以军法从事，把你枭首示众的时候，那么你的无勇气的自杀，总算是他来替你执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活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写到这里，觉得没有话再可以和你说了，最后我且来告诉你一种实习的方法罢！

你若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乡的亲戚老 H 家里，你可以先去试一试看。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财富，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去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原载 1924 年 11 月 16 日《晨报副刊》

大学与学生

唯 刚

这里所说大学，专就北京方面本文所指那一类大学而言，所谓学生，比较范围宽些，然大多数亦是指北京大学生而言，范围既明，且将感想所及，叙述如下：

近年来最觉得肉麻的一桩事情，——自然还有其他的，但我就学界说来，就是好些专门学校一个一个都自己大吹大擂的搭了新架子嵌上某某大学的榜额，其实这些学校说是某某专门，恐怕还要在他名称上大大的打一个问号。若是办学人稍有良心或稍有眼光，老早就应该改良学校内容使名符其实，否则自贬尊号，连高等专门都不要瞎吹，误了人家子弟。无奈久假不归的好名称，人人都舍不得他，到现在脸皮更厚了，一不做，二不休，率性由专门而大学，头插野鸡毛的大王，爬上金交椅，称孤道寡，岂不快哉？此许多大学之所由成立也。尤可怪者，此种虚伪的欺骗的

局面，而一般被欺骗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却十二分欢迎他。去年有些学生告诉我，他的父亲定要他进了一个大学而且国立的，然后肯给他学费；至于家庭并没有这种条件，而学生自己高兴做了所谓大学的牺牲者，似乎亦不在少数；进了学校之后，教习还是从前的教习，讲义还是从前的讲义，——甚至还是宣统初年的讲义——本国参考书呢？没有，外国参考书呢？没有，即使图书室里偶然有了一两本外国书，大学生先生们又苦于不能全懂——尽管有些学校历史地理皆用美国教科书原文讲授——每日看见欠薪日久，无精打采，迟到早去，敷衍上堂的教授讲师们，随便讲了些老旧的功课；在这种暮气沉沉的新大学里面，今天开索薪会，明天又开驱逐校长会。自从这些大学倒了旧铺底择吉开张以来，差不多天天闹饥荒，有几校教职员学生胡乱凑在一块儿似解散非解散的度了大半年或小半年，到了暑假一班一班的居然也就算了毕业，取得一张文凭，昂然出校去了。这种毕业，可谓“时效的”毕业，因为顺着时效进行，一届某年某月，就可取得一种权利。至于学校这个东西，仿佛是一个名义罢了，不必有什么实在的学问教给人。以上我们讲的现在所谓大学——范围见前——只就他坏的一方面看，自然觉得很难叫人满意，真实我们所最痛心的，还不在于他换汤不换药的或是比早先还要退化的学校内容，而在社会上无论办学人们乃至教员学生大多数皆为一种“虚伪”恶魔所征服，我还可以大胆说一句，不管什么哲学科学，什么主义习惯道德信仰等等，可以下一个断语“凡虚伪的皆不是”，今日虚伪病毒弥漫于我们社会，其上等有知识人们，教育就筑在这个可怕的地盘上，大家试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事情！

学生们呢？这几年已成了一个特殊阶级，然而实在替社会成

就什么事业？就北京而论，好些有用的青年，多数只是困在饮食男女上。物价一天比一天腾贵，房租伙食时常成了问题，异性的交际一天比一天自由。恋爱失欢又时常成了问题，此问题都比天压下来力量还要大，尽管自命不凡的大学生，一个一个软化在这里头，缠缚在这里头，跌倒在这里头，乃至粉身碎骨在这里头，历年以来不知整千整万人，逃不出这个鬼门关，——不是二龙坑的贵人关——只看学生们的近年作品，也就可明白个中情形了。

“日来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友人校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我同你在车上并排坐着，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的，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哪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那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鄙视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还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宽松后的舒适罢了！你又那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曾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见三月九日《晨报副刊》）

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我们固然不能把一二人思想代表多数的生活。我再看到近日报上先后披露的青年爱读书“统计的结果”，废票中灯草和尚隔墙红杏记等等书名，虽非道学先生对此也不能不“吃了一惊”。打穿后壁说亮话，平常人若是没有好教育没有坚强的意志与努力，则听讲义何如看小说，上讲堂何如逛公园，正经的集会，辛苦的工作，何如馆子里小吃，女朋友闲谈，一般趋势自然都走到眼前快活的这一条路上了。我们以为现在学生们，尤其大学生，应该有个共同的目标，即是立志要在天地间做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混过了有用的光阴。学校不好就是我们的不好，——现在有些学生在校专寻别人短处，一味挑眼，自己却丝毫不求反省，——学校即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在学校时代，即是我们全生活中之一部分。改良社会可先改良学校，立志做人要先立志做好学生，万事不可待诸将来，眼前一举一动，就是毕生成败的关头。我这些话板起面孔说得太严重了，读者但能了解区区的微意，似乎也不必再往下多话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虚伪与堕落，是我们的公敌，大家非拿革命的精神硬把他打破不可！

原载 1925 年 5 月 3 日《晨报副刊》

沈从文的《鸭子》

——未必如此杂记之四

徐霞村

这几天拿在手里的是欲读已久的《鸭子》。本书所集的虽不是著者最好的作品，却还能代表他的作风的一般。

本书共分四篇，第一篇是戏剧。北新的广告上说，“他的戏剧是便于表演”，我不知是什么意思。若说他的戏情简单，我应当承认，但简单的东西未必是“便于表演”，有时还更难表演。他的戏剧虽与“狂言”相似，可是在舞台条件上，却比“狂言”更为不合。同时我又相信，著者的本意也不在表演，不过写出给大家读书罢了。譬如《野店》和《卖糖复卖蔗》两篇，读起来很有趣味，但若把他搬到舞台上去，结果恐怕就难以成功。

这不是说他的戏剧没有价值，却是，它的价值是在文学方面，而非舞台方面。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东西使沈君的戏剧捉住人的情绪，那就是它们的对话。那些对话是那样流利，那样流